

喜阅 穿越系列

帝梦清梦

圆不破/著

下册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倾力打造，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大力推荐



你独一无二的浪漫传奇。



和他短短的数面相遇，和他长长的梦中相逢，明知结局的命运，却仍奢望着这一段偷来的缘分。面对历史上命中注定的「知心爱人」，在如梦般的帝王宫廷，演绎着男与女最纯粹的情爱对抗。是否说，谁人斩断这缠绕如藤萝的情感谁将赢得这场战争？突然出现的变数能否改变历史原有的轨迹，抑或只是镜中花、水底月……

网络知名作家推荐：

整篇弥漫的都是淡淡的温馨。没有步步惊心的阴谋诡计，没有步步为营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一个为女子为爱经营的努力。努力过后，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武林萌主》、《皇家幼儿园》作者，玄色。

圆子的书看着轻松，但轻松里头掖着主角的心酸，笑里头藏着读者的泪，看完《帝梦清萝》，脑子里头便只记得一个清纯活泼的荣惠，一个为追求自己的爱的荣惠，一个令人心疼的荣惠。

——《穿越之陌上花》、《宫斗高手在现代》作者，孤钵。

ISBN978-7-5360-5524-7



9 787536 055247 >

定价：49.80元（上下册）

帝夢清夢

圓不破 / 著

下冊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帝梦清梦

目录



第十七章

知心能几人

327



第二十五章

冰释前嫌

503



第十八章

白云苍狗事无常

347



第二十六章

无风仍掀三层浪

530



第十九章

有朋自远方来

369



第二十七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558



第二十章

定不负，相思意

387



第二十八章

万般皆是命

578



第二十一章

轻风拂上海棠面

404



第二十九章

两心相依难相守

604



第二十二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429



第三十章

帝梦清梦

632



第二十三章

「真相」永远像是谎言

449



终篇

643



第二十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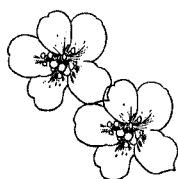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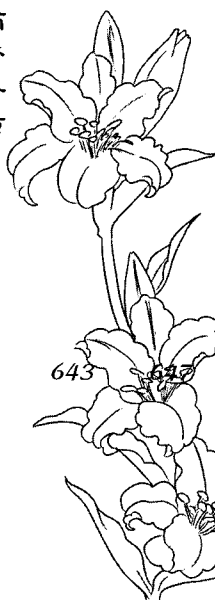
剪不断，理还乱

473



后记

647





知心能几人

顺治在坤宁宫用过午膳后，便匆匆赶回去批阅奏章了，我则仔细地考虑着该如何接待好那些海外来客，从电视上倒也见过不少西方宴会的场面，无非就是长长的桌子亮闪闪的盘子，烧鹅牛排红酒，人人面前摆着一溜的刀叉剑戟，端起酒杯要优雅地微笑，再轻呼一声“cheers”。

不过大清在今时是“天朝”级别的，如果一味的追寻附和老外的习惯，岂不是显得自己太没个性了？究竟要怎么办才能既显出中国特色，又让英国人宾至如归呢？这倒还真有些伤脑筋，我倒真得好好想想。

不过很快我便发现，我完全没心情再想什么外国使节团了，当天晚上，顺治终于翻了乌云珠的牌子，整整一夜，我都在辗转反侧中渡过，胸腔中好似被什么东西堵住，怎么也透不过气来，我果然还是比较看重乌云珠吧，佟妃侍寝之时，我便没有这么难受。

按着惯例，后宫嫔妃侍过寝后，第二日是要来给皇后请安的，第二日我早早的便起来梳洗打扮，穿戴齐整地端坐在暖阁之中等待乌云珠前来。

输人不输阵，大概就是这样的心理。

过了一会，乌云珠没来，现时宫中的“国宝”级人物淳嫔却来了，与她同来的还有宁嫔，淳嫔刚要行礼，我摆了摆手道：“淳嫔，免了，你身怀有孕，以后平常的礼节能免则免。”

淳嫔也没推辞，只是笑着答应，倒是宁嫔，待淳嫔坐下后，依然规规矩矩

矩地给我行了个请安礼，宁嫔姿色只属中等，并不十分抢眼，只是身上另有一分端庄之气，使她比其他嫔妃都显得成熟稳重，我这时才记起，宁嫔，她竟也是董鄂氏。

我问道：“宁嫔与贤妃可曾沾亲？”

宁嫔恭声说道：“回娘娘的话，臣妾并无这个福分，与贤妃娘娘只属同宗。”

我轻轻点了点头，虽是如此，但这个董鄂氏也够能出娘娘的了，后宫三十余人光他们家的就有三个，占了十分之一，没比博尔吉济特氏少多少。

淳嫔在一旁轻笑道：“宁姐姐的父亲是正四品的太医院院史，可不能与贤妃娘娘相比。”

鄂硕是一等精奇尼哈番，隶属正一品，自然不是一个四品的院史可比的，况且宁嫔虽有皇子，但却只在嫔位，与她的家世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可就算这是事实，但哪有人这么说话的，谁知宁嫔却淡淡地道：“正是，臣妾不敢高攀。”

我微皱了下眉，这时容嫔也来到了坤宁宫，她一进门，便语气不屑地道：“哎？贤妃竟还没来给皇后姐姐请安吗？”

我心中暗笑，她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娜拉行过礼后，便坐到我身边，看着淳嫔道：“淳嫔也算有心了，有了身子还巴巴地跑来坤宁宫，那么远的路，可得小心别摔着。”

我头痛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将娜拉扔出去，但是我不能，因为她既是我的同宗，又是我的“嫡系”。

淳嫔听了娜拉的“诅咒”，不慌不忙地一笑：“既是龙裔，自有皇上与皇后娘娘庇佑，又哪能轻易的摔跟头呢。”

淳嫔的一语双关让容嫔撇了撇嘴，不再说话，本来听袭人说淳嫔防备后宫嫔妃之事我还不尽信，今日一见，淳嫔果然也不是什么随意任人采摘的果子。

话说到这，乌云珠终于来了，她气息微有些紊乱，鼻尖上还渗出几颗汗珠，想是走得急了，她俯身拜倒，口中轻呼：“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还没待我叫起，容嫔在一旁冷声道：“贤妃娘娘架子好大，让皇后姐姐干等了小半天儿。”

乌云珠忙道：“只怪臣妾贪睡，起得迟了，请皇后娘娘恕罪。”

容嫔又道：“贤妃娘娘不会在养心殿里睡了一宿吧？”语气中的嫉妒之情，就连聋子都听得出来。

乌云珠没有答话，双颊微红，容嫔颇有些愤恨地小声嘀咕道：“哼！真是个狐媚子。”

娜拉敢这么说，自是有她得知消息的渠道，我的心微有些收紧，也难怪娜拉嫉妒，例来只有皇后和皇贵妃，才能在皇帝的寝宫内过夜，普通的妃子还没那个资格，若说顺治留宿坤宁宫是开了先例，那让乌云珠夜宿养心殿则是另一个先例了。

乌云珠……不知顺治是否也对她说过相同的话，不知在顺治心中，她是否也有着“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

看着乌云珠面带难堪地跪在原地，我强压下心中的烦闷，淡淡地道：“鄂姐姐起来吧。”待乌云珠起身后，我又道：“皇上的龙体乃国之根本，鄂姐姐以后要注意规劝皇上，不可……过于操劳。”

我哩咧！我到底在说什么！我这个害得顺治早朝都迟了的人哪有什么立场去教训别人。但是……我是皇后，皇后自是得有些特权的，心里这么想着，我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虽然，酸气冲天。

乌云珠面色潮红地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此时淳嫔在一旁道：“贤妃娘娘如此得皇上宠爱，真让妹妹们羡慕呢，相信过不了多久，贤妃娘娘便也会与我一样，身怀龙裔，到时妹妹可就有人做伴了。”

此语一出，还没见乌云珠回答，娜拉倒有点坐不住了，本来嘛，在场五人中，宁嫔早就育有皇子，淳嫔也身怀有孕，我与乌云珠则“圣眷正隆”，只有她，要什么没什么。

乌云珠腼腆地一笑，轻声道：“孕育皇裔需要多大的机遇和福分，姐姐不比二位妹妹和皇后娘娘福泽深厚，只能诚心企盼。”

话音刚落，娜拉在一旁慢悠悠地道：“皇裔自不是人人都怀得的，妹妹们只希望姐姐别将皇上抓得那么牢，让皇上也有时间想想咱们，让咱们也得些机遇。”

乌云珠微笑道：“容嫔妹妹说得哪里话，皇上对后宫姐妹向来是一视同仁，否则，淳嫔妹妹又怎能身怀龙裔，晋位封嫔呢？”

“话也不是这么说。”此时一直安静的宁嫔突然出声，“毕竟咱们进宫时间长，皇上对咱们进宫早的姐妹多少都还是有些情谊的，自是一视同仁，但现时后宫中又新进了这么多姐妹，难免皇上会看花了眼，漏记了谁也是情理中事。”

几句话听下来，我心中微恻，后宫的这些……女人哪，虽然她们还只是女孩儿的年纪，但她们身上，却无一不穿着一层厚实且尖锐的外衣。

娜拉听宁嫔似有支持她的意思，不禁略还得意地道：“可不是么？若论容貌才情，谁也不比谁差了，只是皇上被一些人霸着，脱不开身，还希望姐姐在皇上面前多多提携咱们才好。”

乌云珠微微颌首，却终是没真的答应，淳嫔笑道：“皇上想召见谁，不是谁劝得了的，况且就算被翻了牌子，留不住皇上的心，也是白搭。”

娜拉闻听此言恨恨地盯了淳嫔一眼，淳嫔轻抚着仍然十分平坦的小腹，一脸惬意地回望着娜拉。眼看着这微妙的气氛有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不得不打断她们，我可不想她们在坤宁宫里掐起来。

我故意不理她们二人，看着乌云珠笑道：“鄂姐姐急急赶来，还没用早膳吧？坤宁宫里新来了个厨子，手艺不俗，正好请姐姐尝尝。”

乌云珠点头称是，淳嫔从战场上撤回，问道：“可是做重阳节点心的那位御厨吗？”我笑着点点头，淳嫔笑道：“如若说在皇上心中的地位，第一位自是太后，第二位就非娘娘莫属了，刚觉得点心爽口，还没开口，皇上便将厨子送了过来。”

我现在再也不讶异她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了，敢情这宫里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吩咐袭人传来早膳，几人围桌坐了，吃得最开心的，就是淳嫔，她连用了两碗清粥，意犹未尽地道：“真不愧是皇上亲自派下的人，妹妹已好久没吃得这么舒心了。”

宁嫔问道：“怎么？妹妹害喜害得厉害吗？”

淳嫔点着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太医说我日子还短，不会这么辛苦的。”

宁嫔笑道：“看来这又是一位折腾人的小阿哥，当初姐姐怀二阿哥的时候，也被折腾够呛。”

淳嫔的脸上现出抑制不住的喜色，笑着说：“承姐姐贵言了。”

宁嫔含笑不语，我却心中暗叹，因为无论如何，她这一胎都不会是个男孩儿。

我问道：“淳嫔妹妹的饮食用度可都齐全？佟妃派了精奇嬷嬷了么？”

淳嫔有些搪塞地道：“佟妃娘娘倒是派去两个，只是年岁有些大了，做事情不利落，臣妾平时让含儿她们快手快脚的服侍惯了，一时间不太适应，便让她们先回去，等待产之时再过永和宫去也不迟。”

我听见她说的丫头名字条件反射地朝她身后看了一眼，却发现淳嫔身后站的已不是重阳节那日服侍她的宫女，看来这个才是她真正的心腹之人了。

淳嫔一旦确认自己有孕，便立马将不信任的人甩到一旁，因为她已有了跟人对抗的资本。

娜拉不冷不热地讽道：“有了身孕的人真是不一样，相信就算违抗了圣旨，皇上也不会加以怪责。”

是顺治让佟妃派嬷嬷过去，现在被淳嫔退了回去，自然就是“抗旨不遵”。

宁嫔轻笑道：“淳嫔妹妹哪敢违抗圣旨，只是那两个嬷嬷手脚不利落，万一出了什么岔子谁也担待不起，淳嫔妹妹已上奏太后，太后已着手为淳嫔物色新的嬷嬷了。”

这摆明了就是不相信佟妃。不过，在这人吃人的地方常有防患意识也不是件坏事，最起码能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尽己所及地降到最低。

我点着头道：“自是身边的人用起来顺手，淳嫔以后也得注意保养身子，像这个花盆底，”我指了指她脚上穿的高方底的鞋子，“以后就不要再穿了，经常穿这么高的底子，会血脉不畅，对孕妇尤为不利。回头本宫让人做两双平底鞋给你送去。”

淳嫔一听对孕妇不利，讶异地看了看脚上的鞋子，像是恨不得立即就将它脱下。

乌云珠微讶道：“娘娘竟对医道也有涉猎？”

“哪是什么医道，”我笑着说，“只是翻过两本养生的书罢了。”

乌云珠若有所思地道：“娘娘似是知道许多奇闻见识，都是从书中看来的么？”

我一愣，我好像没在她面前表现过我有多么有“见识”，不过我还是答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大都是在书里看来的，也有一些是小时在家乡的见闻。”

乌云珠笑道：“不知娘娘平时都好看些什么书，也让臣妾跟着读读，长长见识。”

我上哪找什么书给她看，难道要跟她说：你去看电视，去上网吗？

我笑道：“鄂姐姐是有名的才女，本宫哪敢献拙呢？况且那些书都只是些野史札记，有些连书名都没有，本宫也是在家乡时读得，现在要找，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乌云珠也不勉强，听我一说，便笑道：“如此是臣妾莽撞了，臣妾才疏学浅，以后还得多跟娘娘学习才是。”

我说道：“鄂姐姐过谦了，姐姐的才学在宫中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本宫

看过姐姐的谢恩折子，字写得极好，难怪皇上会常召姐姐去御书房伺候。”

娜拉哼道：“那些南蛮子的东西，有什么好的。”说着她转过头，朝着我用蒙语说了一大串的话，我几乎昏倒，瞧她的神色，似是有些气恼，想来说的也不是什么好话，我垂下眼帘，说道：“容嫔，皇上现在极力推广汉学，咱们身为皇室，更应第一个响应，日后在后宫之中，还是说汉话的好，尤其在皇上面前，更要注意。”

用罢了早膳，乌云珠又赶去给太后请安了，宁嫔三人也跟着去了，我这才得了清闲，袭人在一旁叹道：“淳嫔在做贵人的时候见了谁都低眉顺目的，主子再看她今天的样子。”

我轻笑一声：“她现在有了暂时的保障，自然谁也不怕了。”

袭人急道：“如果她将来真的生了阿哥，说不定连主子都不放在眼中了。”

我笑道：“放心，她这一胎保不住便罢，如若保得住，也绝不会是个阿哥。”

袭人诧异地望着我，微有些紧张地道：“主子……难道是想……”

我敲了一下她的头，笑道：“想什么呢？记住，以后但凡有孕的宫妃，咱们都离着远点，省得沾上一些不清不白的东西。”

袭人偷偷地松了口气，又疑道：“那主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淳嫔怀的一定不是个阿哥？”

我笑了笑，该怎么说呢？顺治的四儿子是乌云珠生的，所以淳嫔这一胎要么是没生出来，要么就一定是个公主，而绝不会是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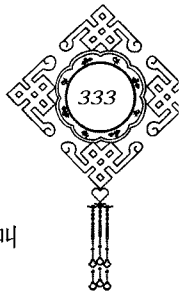
看着袭人好奇的眼神，我说道：“以前我在家乡学过一点相胎之法，大体看得出孕妇怀的是男是女。”

袭人惊讶了张大了嘴巴，我故作神秘地道：“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外传，否则恐被人说成是妖蛊之术。”

袭人将手捂上嘴巴连连点头，我又无聊地坐下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到了接待英使的事情上，算算日子，也没剩几天了，看来我得再进宫一趟，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才好早做准备。

想到这，我吩咐袭人去找常喜，务必让顺治下了朝来坤宁宫一趟，又叫来秋水，让她做两双适合孕妇穿的平底鞋给淳嫔送去，看来我真是越来越想得开了。

不知怎地，秋水好似消瘦了许多，我问了两句，可秋水却支支吾吾地左右而言他，既然她不想说，我便不再多问，只是嘱咐她多多休息，看着秋水



逃也似的背影，我不禁有些疑惑，这段时间以来，她与湘云都有点怪怪的。

过了晌午，顺治便来了，心情相当不错的样子，一进门便道：“急着叫我过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嗔道：“没有要紧的事情，你便不来了吗？”

顺治伸出手指刮着我的鼻子笑道：“皇后娘娘有命，奴才怎敢不来？”

跟在顺治身后的常喜听见顺治这么没顾忌，哑了哑嘴低下头去，我轻打了顺治一下，瞪了他一眼，嘴巴朝常喜努了努，顺治看了一眼常喜，轻笑道：“他知道分寸。”

常喜闻言头垂得更低，顺治握住我的手走到暖炕边坐下，问道：“还没说呢，什么事？”

我将想再见见汤若望的事情说了，顺治点点头道：“这简单，我马上召汤玛法进宫。”

我笑道：“也不用这么急，刚过晌午，怎么的也得让汤玛法消消神儿再过来。”

顺治笑着点头，双手用力将我揽入怀中，调笑道：“不如咱们也消消神儿。”

我白了他一眼，将他推开一段距离，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他又不是超人，哪来那么多精力。况且……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常喜，”他突然叫道，“去把今日的折子都拿到坤宁宫来。”

常喜应声刚要出去，我叫往常喜，讶然道：“做什么？”

顺治理所当然地道：“省得一会还得跑来跑去的。”

“你的意思是……你今晚要住在坤宁宫？”我歪着脖子问。

他点点头道：“是啊，有那么难理解吗？”

我看着他眨了好半天眼睛，才红着脸极不情愿地道：“我今日是……信期……”

顺治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他略有泄气地道：“怎么会这样？还不够努力吗？”

呃？我不了解地看着他，可他好像在发呆，我拉了拉他的衣袖，没反应。

轻轻唤了一声：“福临？”

还是没反应。

“福临。”我加大了声音。

依旧是那副呆呆的样子。

“福临！”我几乎用吼的叫他。

……我不得不放弃地垂下双肩，常喜见状也有些急了，刚上前一步，就见顺治转过头来看着我道：“怎么不叫了？”

啥？我恶狠狠地瞪着他：“你听到了？”

他灿烂地笑着：“都快赶上打雷了，谁听不到！”

我气道：“听见了不应声。”

他深切地望着我，轻声道：“我只是……想听你叫我的名字。”

看着我微红的双颊，顺治轻笑着吻了吻我的脸蛋，又看着常喜道：“怎么还在这？快去啊。”

常喜微微一愣，我也愣愣地嘟囔道：“不是说了……”

我后半截话消失在他微眯的眼睛里，常喜早在微微的错愕过后便转身出去了，顺治笑着将身子往里挪了挪，枕着手臂躺下，跷着二郎腿把脚蹬在炕沿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是你这里自在。”

我好笑地道：“你这个样子哪还像个一国之君。”

顺治伸了个懒腰，伸手将我拉到他身侧，笑道：“在前边儿我是一国之君，在坤宁宫，我只是你的夫君。”

我这两天本有些失落的心因为他这一句话瞬间恢复了原有的活力，我挨着他躺下，偎在他怀中，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听着听着，浅浅的倦意慢慢袭来……

我是被一声轻微的响动惊醒的，揉了揉眼睛，掀起盖在身上的薄被，轻巧地下了地，走到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奏章的人身边。

都说工作中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他那专注的神情和偶尔微蹙的眉头，都让人心动不已，我拾起一本落在地上的折子，刚刚大概就是它落地的声音弄醒我的，几页长的折子里用朱笔画了许多杠杠，要紧的地方还被圈起，下边批注着：知道了，限三十日完成。

字体清瘦有力，就跟他的人一样。

轻轻地将折子放在桌上，却不想惊动了他，他偏过头来看着我道：“再去眯会，我就快批完了。”

我笑着摇摇头，看着桌上那一叠厚厚的奏章：“每天都得批这么多折子吗？”

他放下笔，拉着我坐到他的腿上，笑着说：“今儿的还算少呢。”

我轻抚着他的脸心疼地道：“原来你每天都这么辛苦。”

顺治轻笑着吻了吻我的手心：“如果辛苦一些能换来百姓无忧，四海升平，我情愿比现在辛苦十倍，百倍。”

我搂住他的脖子，点头道：“你一定能做到，我的夫君是最好的。”

他夸张地叹着气道：“有了你这句话，以后我想偷懒都不成了。”说着他将刚刚批好的折子放到一旁，我眼尖地看见里边只写了三个字：知道了。

我不禁笑道：“怎么都是‘知道了’。”

顺治无奈地道：“不写‘知道了’，难道写‘不知道’么？”说着他哭笑不得地从批好的奏折中抽出一份递给我：“看看这个。”

我反射性地接过，刚想展开，动作又顿住，将折子丢回桌上，嘟着嘴道：“我才不要看。”看了就是“后宫干政”！

顺治将我的身子转向他，认真地看了我半天，才慢慢地道：“你我夫妻同心，没什么东西是你看不得的。”

真是的，他今天怎么净说些让人感动的話，“我是你的‘自己人’？”这个身份又让我小小地开心了一下。

谁知他摇了摇头，呃？我十分不满地望着他，他笑着捏着我的鼻子道：“什么‘自己人’？你是‘我的人’。”他拥住我，呢喃道：“从头到脚，从内而外，统统都是我的。”

我好像……又要感动了，呵呵。

顺治再次拿起那份折子交到我手中，我也不再多言，笑着翻开，那是一道请安的折子，上面写着：

“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转乾坤、人世之田、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今世积善，一尘不染之洁身辉体，耳聆梵音，北斗七星之首，百药之神，率领四大部洲，芸芸众生沐浴在圣主光辉之下，从天而降之金身圣主，在兴世振业众神护佑之下，欢忭于上苍赐福之宫阙中。圣主犹如苍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寿。小僧恭请圣安。”

看完这道折子，我啼笑皆非地看着顺治：“怎会有这么自吹自擂、会拍马屁的和尚！”

顺治一摊手：“所以你说，我这个金光四射的大皇帝不批‘知道了’，还能批什么？”

我住下一看，果然，在折子最末处，顺治用朱笔批了“知道了”三个小字。

我再也忍不住笑弯了腰，这个达赖喇嘛，真真的无耻，顺治见我的模样，也有些忍俊不禁，不过很快他就收敛了笑容，略怀心事地叹道：“表面

上极尽逢迎拍马之事，实则却包藏狼子野心。准噶尔那边若没有他们暗地支持，也不会闹得那么凶。”

我按上他轻皱的眉心，缓缓地揉着，直至他的眉头在我手中舒展开来，“圣主犹如苍天，自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负吞吐天地之志，区区一个准噶尔，又何在话下。”顺治听着这些话欣然一笑，接着我又恶狠狠地道：“别看他今日闹得欢，早晚给他拉清单。”

顺治一地脸古怪：“清单？”

我点着头：“嗯，将他们的罪行全列在清单之上，最后一起跟他们算总账。”

顺治轻声说：“不错，总有一天……”

正说着，常喜从门口进来，我连忙从顺治怀中站起，常喜道：“皇上，汤玛法到了。”

顺治朝着我道：“要不你先去跟汤玛法聊聊，我将这些批完就来。”

我点头答应，跟着常喜出了暖阁，来到了大殿之上，汤若望正候在殿中，见到我便要鞠躬，我连赶紧拦住，笑道：“汤玛法不必多礼，快请坐吧。”

待他坐下后，我又道：“皇上正在批阅奏章，一会儿便过来，其实此次是本宫有些事情想请教玛法，才让玛法跑了这一趟。”

汤若望笑道：“娘娘可是为了接见英使之事？”

见我点头，他说道：“娘娘有什么只管问，微臣知无不言。”

“那本宫就不跟玛法客气了。”我笑着说：“不知这次英使来访共有多少人？”

“共五十八人。”

“玛法可知由谁领队？”

汤若望道：“使节团长是英吉利公爵，姓霍克，名乔治，同来的还有她的夫人，英吉利国王的妹妹。”

没想到还是个皇亲，我又问道：“汤玛法可曾见过这位公爵？”

“微臣行至英吉利国时曾去拜访英吉利国王，在会面时见过一次。”

“不知玛法觉得公爵可好相处？”

汤若望沉吟了一下道：“公爵很有一点狂傲之气。”

狂傲，也就是说看不起别人呗？

“玛法可知道他有什么喜好？”只要将使节团的团长搞定，事情就圆满了一半。

“公爵似是对火枪十分在行。”

“火枪？”

“是。”汤若望答道，“这种火枪不像咱们大清的‘火绳枪’，是遂发枪，装火药的时间大大缩短，配以金属弹丸，威力十分惊人。当日微臣拜访国王之时，公爵还当众演示了枪法。”

真是讽刺，火药明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可却在外国人手中发扬光大，我问道：“那火枪不知是何样式，玛法可曾带回两支来？”

汤若望摇了摇头说道：“英吉利人号称君子，但在这件事上却小气得很。”

我不禁微微失望，其实现在清朝的火枪技术在上世界上还不算落后，但坏就坏在没人在意它，因为它装火药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现在大清也能有一把先进一点的遂发枪，便能照此摸索下去，可惜……

汤若望接着道：“他们虽不肯送枪，但却送给微臣一串用金属弹丸串成的项链，娘娘如果有兴趣，便送给娘娘。”

没有枪，要子弹也没用，何况还不是子弹，只是弹丸。我笑了笑：“本宫还想请教玛法这次的宴会该如何举办。”

汤若望笑容可掬地道：“微臣与皇上都十分相信娘娘一定能将宴会办好，又何须微臣在一旁指手画脚？”

我微微一笑，又有点担心地道：“那不知……英使觐见之时，将采用何种礼仪？”西方国家应该会十分抗拒三拜九叩的礼节吧。

汤若望也颇有些担心地道：“这的确是个让人为难的问题。”

这时顺治从暖阁中出来，“什么事这么为难？”

汤若望忙又鞠躬，起身回道：“微臣与皇后娘娘正说到英使觐见皇上之时要采用什么礼节，是依照他们的风俗，还是按大清的习俗。”

顺治想了想道：“有道是入乡随俗，他们到了咱们的地界，当然得按照咱们的习惯来。”

我与汤若望对视了一眼，均看出对方眼中不同意的看法，汤若望显然还有什么别重要的事情，又聊了一会，便迫不及待地回去了。

我看着顺治问道：“汤玛法除了编时宪历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

顺治神秘地笑道：“这可是秘密。”

我笑了笑不再追问，只是忧心地道：“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与我大清不同，我怕他们不会愿意行跪拜之礼。”

顺治的脸瞬间变得严肃，“虽说是要尽力配合他们的习惯，但也不能置

大清的礼法于不顾，否则就算我同意，下边的大臣们也不会同意的。”说完他又冷哼一声：“这次逼着他们跪，以后，我要让他们心悦诚服的跪！”

看着他坚定的面庞，我嫣然一笑，“有你在，一定会。”

当天晚上，顺治留宿坤宁宫，只是抱着我，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早早便起来，却还是没赶上送顺治去早朝，随后我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合计着该如何举办宴会，接待外宾，西餐比较好吧？让袭人去叫卢山，我则想着牛排的做法。

不一会，卢山来了，我问道：“不知卢师傅听没听说过‘牛排’这类菜式？”

卢山皱着眉想了半天，才摇着头道：“不知是用何种原料、何种方法烹饪而成？味道如何？”

我想了想道：“用切得厚厚的牛肉煎制或烤制而成。”

卢山道：“是与蒙古烤肉的做法一般吗？”

我摇摇头：“远比那精致得多。”我试着将自己吃过的牛排口味告诉他，又跟他说了大致的调料和配菜，卢山听后迷惑地道：“娘娘，不知那西兰花是种什么花？与玉兰花同种吗？那个……番茄又是什么？还有，奴才也从未听说过什么黑胡椒。”

啥？现在这些个东东还没被引进中国吗？

“嗯……那西红柿？”我试探地问，或许是名字不同所以他不知道。

卢山再次皱着眉说：“这个奴才也未听过，奴才只听过柿子和番柿。”

……那个番柿，应该就是了吧。

“现在宫中可有番柿？你去找来让本宫瞧瞧。”

卢山点了点头，转身退下，袭人不由得奇道：“主子，您想做什么？”

“做西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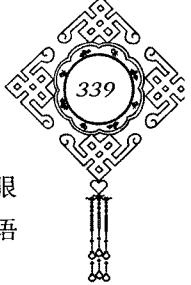
“西餐？”袭人想了半天，“是什么？”

我露齿一笑：“一会你就知道了。”

不过我估计袭人是不想知道的，一炷香之后，她不得不苦着脸跟在我身后朝坤宁宫的小厨房走去，一路上她不停地宣扬厨房“满是油烟、杂乱无章”，可惜，我就像没听到一样。

半路之上，遇见了手中拿着两个番茄的卢山，卢山见到我，也不行礼，直接将两个番茄递到我面前道：“娘娘，这个就是番柿。”

我拿过一个，闻了闻，嗯，香香的，咬一口，酸甜多汁，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比后世用农药喂出来的菜好了成千上万倍。



我一边吃着番茄一边继续朝小厨房进发，卢山也吓了一跳，不停地用眼神询问袭人，袭人只是垮着肩跟在我身后，并不言语，大概是……对我无语了，呵呵。

走到小厨房跟前，我突然站住，回头问道：“这个月底，英国的使节将会抵达大清，皇上交代本宫布置宴会的细节，既是宴会，第一项要研究的，自然是菜式了，所以本宫才会出现在这，明白了？”

袭人微微点了下头，卢山则道：“娘娘想准备什么菜式吩咐奴才做就行了，何必亲自来此。”

我摇头晃脑地笑道：“刚刚与你说的‘牛排’，就是本宫想准备的菜式，可咱们都不知怎么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指着卢山，“你做，本宫指导！”

卢山一听做菜，立即双眼放光，麻溜儿地钻到厨房门口，吼道：“小李子、小陶子，死哪去了，给我出来。”

我再次佩服了一下宫人们起名字的本事，又桃又李的，上次佟妃还有什么“小马子”。

这边卢山刚一吼出声，厨房里传出一道无奈的声音道：“卢爷，您就别喊了，咱们能听见。”

我好笑地绕过卢山，走进厨房中，这是我来到清朝后第一次走进厨房里，因为是坤宁宫内设的，所以厨房并不太大，靠着墙是三个灶，炉灶旁有两个小炉子，其中一个炉子上放着一个小锅，锅内不知放了什么，烧得哧哧作响。厨房中间是一张大大的方案，这就是古代的料理台吧，上面放着一些时鲜蔬果和刀具，料理台后站着两个正在剥菜的小太监，应该就是“小李子”和“小桃子”了。一个矮矮胖胖，一个瘦如麻秆，真是……绝配。

他二人见我进来，均是一愣，接着对视了一眼，又呆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连忙跪下请安，起身后仍是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珠子望着我，袭人凑到我身边低声道：“主子，咱们还是赶紧回去。”

这时卢山不知从何处拿出一大块牛肉，摔到案上，粗声道：“娘娘，下面该怎么做？”

我不禁失笑，这个卢山本就不谙礼节，再一说到厨技，更是什么都不顾了。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我知道的煎制牛排的方法，卢山想了想，以极快的刀法将手肉切下两三厘米厚的一片，抡起大掌“啪！”地一声拍在肉上，待他将手拿起之时，牛肉原有的筋络处眼见着断开，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若他